



115年3月每月之星專訪—新竹科學園區分行-洪靜儀

一位內轉理專自我突破的蛻變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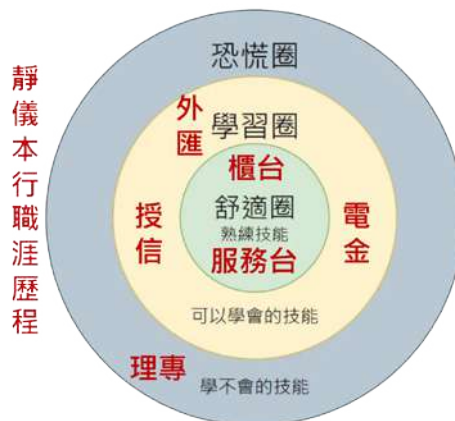
靜儀2003年入行至今22年，勇於嘗試擔任各項職務，包含3年櫃台、2年服務台、4年外匯、8年授信及2年電金業務歷練，於2022年9月轉任理專。將多年累積的實務專業，藉由舒適圈理論檢視自己心理學習技能狀態，經過3年多的磨練，曾經將理專歸類於恐慌圈的靜儀，讓我們聽聽她的故事。



靜儀原本就擅長引介客戶，結合多年授信專業；加上育有二子，先生在科技業園區上班，轉任理專後，更能即時掌握產業趨勢，育兒及職涯經驗讓與

客戶的話題更為多元自然。加上其對Call客的自我要求，每天主動撥打至少20通電話，平假日皆持續在服務客戶。然而業績達成後隨之而來收入漸豐，靜儀學會享

受理專工作的成就感，對於原來將擔任理專歸類為恐慌圈的耽心，早就拋到九霄雲外。



明確目標

- 既有企業主投資理財與資產傳承
- 分行洽公臨櫃客戶投資理財
- 房貸客戶
- 累積口碑經由轉介紹之新客戶

克服萬難

- 園區客戶上班時間非常忙碌，訪談時間難安排
- 客戶本身需求不明或是理財投資觀念薄弱
- 長輩抗拒資產傳承

努力不懈

- 不氣餒，不放棄，堅持有說有機會的態度。
- 堆積信賴，傾聽客戶事業與生活之甘苦，進而成為朋友。
- 不怕麻煩，幫忙解答客戶理財大小事。

永續行動

- 持續分享灌輸觀念，隨著歲月年紀漸長發酵。
- 定期更新理財投資新標的。
- 持續經營既有客戶並拓展至二代。

靜儀開心地表示，現在遇到機會還是會和店家推刷卡機，透過引介服務經營關係，每天工作樣態都充滿驚喜，感謝當年

說服她轉任理專的貴人們，從舒適圈到恐慌圈的成長蛻變，鼓勵同仁把握機會勇於挑戰這份認真做就有收穫的工作。



115年4月每月之星專訪—霧峰分行-魏秀純

耐心 傾聽 同理心

秀純 114年度手收2,016萬元，月均1,680,194元，
讓我們聽聽亮麗業績背後精彩故事。

114年度彰化銀行財富管理獎



秀純從96年起擔任理專，至今即將邁入20年。她非常享受這份工作帶來視野成長：「當理專什麼都能接觸得到，名酒好茶、有錢人投資方法，有質感的生活模式。」脫口便能分享各式好茶滋味，參加客戶餐敘時常有機會品嚐「路易13」干邑白蘭地，體驗其味道、唇齒回甘的享受。聽著她侃侃而談與企業老闆互動，這不僅是工作，更是一種快意人生的知性洗禮。

秀純在北屯分行服務9年間，與中小企業主互動的經驗，讓她學會像有錢人一樣思考。其中一位老闆娘的建議特別受用：「先把自己的心態理好，才有辦法理客戶的錢。」這句話成為她職涯的轉捩點。透過更用功充實專業知識，把自己當成一種品牌來經營，秉持「I am the best」的自信，和客戶平起平坐，兼具專業、熱情、耐性，接地氣的服務贏得客戶信賴，做出口碑MGM（客戶介紹客戶）讓業績推展更順利。

經歷過2008年金融海嘯洗禮，秀純在面對市場震盪總能胸有成竹，選擇第一時間致電安撫讓客戶放心。曾經在輪調分行的第三天，恰逢俄烏戰爭爆發，雖然人生地不熟，她依然積極大量Call客戶，依客戶風險屬性予以建議，停損或轉換安全標的；同年8月共機擾台情勢緊張之際，她更請客戶逢低進場佈局，幫助客戶虧損解套，配合當時團隊協力提供有效率的服務，進而培養出一群忠實客戶。今年2月又遇到美伊戰爭，秀純再次複製成功模式，市場震盪反而讓秀純收獲更多的「換帖」客戶。

訪談過程中，秀純手機幾乎不曾間斷。有在泰國旅遊中的老闆娘、建設公司老闆、某財務長請教中醫要看哪一家？秀純還進一步詢問是要找骨傷科、內科還是外科？儼然就像熱心服務街坊鄰里的里長，解決客戶各項疑難雜症。對她來說，這是理專生活的日常。真心幫助客戶解決各項問題，業績手收自然水到渠成。





115年3月全員啟動專訪—南屯分行



小 檔 案

經 理	汪坤山	理財襄理	陳文擇
理專團隊	陳宜佳、戴惠滿 施冠宇	理助專員	郭琬瑜

年度	2025 至 10 月	2024	2023
手收	2,966 萬	3,022 萬	2,684 萬



因材施教—獎勵、激勵、鼓勵



文擇襄理超過15年財富管理顧問歷練，聊起每個理專背後的努力與辛勞，總是充滿感觸。「做理財每天被5~6種戰報追著跑，也有人下班後仍需陪客戶吃飯，假日還持續服務…」對於同仁願意付出的這份勇氣與熱忱，都值得被肯定及鼓勵。襄理也願意將自己累積多年實務經驗，依同仁資歷、態度、學習屬性因材施教，適時予以獎勵、激勵和鼓勵，讓同仁在被支持的環境中持續成長。

襄理細數面對琳瑯滿目的KPI指標，如何凝聚團隊共識、分析各項指標背後的核心意義，是分行持續努力的方向。在兼

顧分行、客戶及理專的前提下，循著長線思維來經營理財業務。「保險拿分數當然快，但是如果能夠結合基金債券投資，每天可以和客戶更新國際情勢變化，爾後經營關係上有意想不到的妙處。」文擇襄理總是如此叮嚀理專同仁。

坤山經理有一套溫柔待人哲學，對於分行同仁能自動自發交叉行銷給予肯定，並曾主動向分行同仁說明：「理專平常壓力已經相當沈重，不會再額外加壓造成反效果。企金及財富管理主管要密切合作，共同達成總行賦予的目標。」並鼓勵AO與理專主動協調、攜手服務客戶，透過溝通激發更多創意

「透過引介，就像拿了一張門票入門，讓理專同仁可以接手經營服務。」

在經理肯定及前后台主管帶領下，理財團隊合作氣氛和諧，面對客戶時鮮少出現推諉情形。經理分析市場競爭對於經營的挑戰，高度推崇財管手收帶來的貢獻。分行的業務成長，需仰賴每個同仁都堅守崗位，加上平常持續的訓練累積實力，績效才有機會蒸蒸日上。



關鍵時刻讓客戶想到你



多年財富管理顧問經驗，襄理對於高資產客戶有獨特的觀察。「有錢人有時候很孤單，常常聽他們吐露心聲、一番暢所欲言後，對方會突然警覺，問你今天來做什麼？感覺對了，往往就是機會。」，適時演好生旦淨末丑各種角色，服務的重點就是讓客戶覺得開心，經營到某個階段就容易開花結果。讓客戶在關鍵時刻想到你，往往來自長期一點一滴的累積。

入行31年，歷經企個金AO 14年後轉任理專，惠滿對彰銀有很深的感情，對待客戶秉持貼心親切、一視同仁的態度，服務精神始終如一，延續這精神在南屯分行帶來一緣分。原本帳上沒資金的客戶，因為賣土地有大筆資金入帳，跟其家人聊起現任理專，竟得知其兄長是惠滿多年前的客戶，對於惠滿讚譽有加。這段因緣讓惠滿取得為客戶家族整體資產配置規劃的機會。「感謝總行投入給予理專最多資源，讓自己學習成長，並鼓勵大家加入行列，學到的技能誰都帶不走。」

宜佳分享：「到新環境，心態歸零保持初衷，慢慢做該做的事，讓自己心情起伏不會那麼大，雖然業績不會馬上發酵，但相

信事情會往好的方向發展…」，曾服務一位在本行帳上無資金的老闆娘，因為長期的真誠互動，經營四年後機緣成熟，幫老闆完成預留稅源保單規劃，手收200多萬。宜佳幽默表示：「自己的服務還行喔，每天LINE客製化早安圖，常常出現客戶面前，現在許多服務的企業主，想到銀行大小事，第一時間都是與自己聯絡喔。」

冠宇感謝經理給予自己轉任理專的機會，透過主管們帶領下漸入佳境，相較於之前在民營銀行擔任儲備理專經驗，冠宇表示：「以前都是單打獨鬥容易陣亡，目前有主管團隊偕同傳授寶貴經驗，可以穩紮穩打建立基礎，充滿信心安全感。」分行氛圍和諧，因材施教齊心努力，讓每個同仁享受工作活出精彩。





量諒亮小語



文擇襄理：
「務實、共好、同理心。」

宜佳：
「永遠保持同理心，
在順境中不忘感恩。」



坤山經理：
「掌握商機，努力不懈。」



惠滿：
「以專業服務為本，為客戶
把關，創造價值永續經營。」



冠宇：
「以真誠為本，以熱忱行動，
讓服務被真正感受。」



115年4月全員啟動專訪—北屯分行



小檔案

經理	陳原芬	理財襄理	陳予貞
理專團隊	劉紫婕、張崇德	理助專員	郭迎依

年度	2025	2024	2023
手收	4,517 萬	4,277 萬	3,080 萬



團隊合作，克服種種阻擾



去年3月，予貞襄理從北部調回中部任職前台主管。擁有瞭解地緣客戶屬性的優勢，結合熟稔個金的專業，與三位財管同仁互相支援，團體行動發揮綜效深耕客戶。在中部地區，許多企業主仍保有「重男輕女」觀念，團隊便以此為切入點，在傳承議題中為客戶檢視資產，提供客製化建議，發揮團體行動的綜效。

陳經理112年2月重返北屯分行，即發揮關鍵影響力。馮藉與許多中小企業主的深厚情誼，幫助同仁突破客戶公司會計的阻擋，勸老闆積極處理108年購買、含息虧損20%的投資型保單。首先將配息轉向高保障保單，維持原來1.3倍的保障效果，同時將保單贖回資金轉入後收型平衡型基

金，規劃以3年時間將虧損彌平。經理精準補捉老闆屆齡投保上限的最後機會，協助夫妻倆完成指定四位子女為受益人的預留稅源高保障傳承規劃，創造合計約500萬元手續費收入。

陳經理分享另一個深厚情誼的故事。與企業主超越一個世代的交情，每次碰面總是拉著經理將許多煩惱事和盤傾訴，老闆想將一輩子打拼奮鬥的心血安排給下一代、老闆娘擔心老闆的身體狀況及公司股權安排、期盼多年終於盼到一個外孫，開心之餘想將不動產趕快過給孫子…等疑難雜症，經理總能帶著團隊利用金融工具幫客戶解決煩惱。

對於失聯客戶，經理鼓勵同仁應該發揮想像力與毅力，甚至透過人際網絡四處打聽，製造在速食店、咖啡廳、客戶住家附近不期而遇的機會。曾經有位長期失聯的潛力客戶，在分行鍥而不捨地打探下，終於皇天不負苦心人，在聯行同仁線索下尋獲客戶，順利成交年繳6萬美金的保單。



掌握品牌優勢，突破刻板印象



108年7月就任，擁有民營、外商銀行及授信多年工作經驗的紫婕發現，分行優勢在於客戶對「彰銀」百年企業的品牌信任，願意將資金長期存放。紫婕抓住這個優勢，運用「顧問式行銷」專業多聽客戶於他行的理財經驗，透過專心聆聽找出切入點，加上自身多個領域的理財經驗，自信面對同業競爭挑戰，順利突破客戶理財只找外商或民營銀行的刻板印象。

崇德於111年2月輪調至北屯分行。崇德認為，雖然各家產品大同小異，但勝出關鍵在於經理、襄理及各部門同仁提供全方位服務。謙虛省話的崇德言簡意賅說出分行業績亮麗的做法。

面對每次專案的急迫時刻，紫婕感謝前后台同仁合作無間，除了提前布局，鎖定目標名單化整為零之外，面對客戶時雖然心急如焚，仍然必須表現沉著，收斂客戶千奇百怪的反對問題，再從幾個方向找到著力點：

- 1.年紀：提醒客戶時間過很快，保險年齡計算每半年就多了一歲。
- 2.應繳稅負：談起未來需要繳給國稅局的錢、客戶往往會很在意，用數字具體呈現更有感覺。
- 3.匯率：搭配匯率線圖抓住換匯時機。

此外，理助迎依在櫃台服務時，會主動詢問客戶風險接受度並適時做轉介。並在理專不在行時，協助處理好客戶大小事，扮演好理專的堅強後援。訪談中同仁皆不約而同感謝主管願意帶著團隊，衝鋒陷陣經營關係，並在關鍵時刻踢出臨門一腳，讓客戶順利接受規劃，是分行亮麗業績的成功方程式。





量諒亮小語



原芬經理：
「但行好事，莫問前程。」



予貞襄理：
「不與人相比，
但求努力超越自己。」



迎依：「在細節中用心，
在服務中加溫，讓每一次
協助都是信任的開始。」



紫婕：「每一份善意都值得被銘
記、每一次幫助都該被珍惜、滴
水之恩當湧泉相報、心若知恩福
氣自來。」

水系列之二～

深井一中

葉子魅

六、絕處逢生

在前世，我可發電子郵件或簡訊給敏欽王妃解釋；可是在這個時代，好像只能寫信專人專送，連郵差都沒有。

在喬府我只是個姨娘的孩子，也就是庶女，好像沒啥地位。春蘿說沒有大夫人的腰牌，她根本不能出府，柳姨娘怕她逃跑，從未給她大夫人的腰牌讓她單獨出府，這可能也說明春蘿一直無法向敏欽王府求援的原因。

「柳姨娘知道妳來自敏欽王府嗎？」我問春蘿。

春蘿搖搖頭說：「婢子不敢說呀！萬一柳姨娘要脅婢子怎麼辦？婢子雖然很想告訴小姐真相，可是婢子更怕柳姨娘知道後會打殺婢子。到底小姐是柳姨娘得以待在喬府的棋子。」

我想了一個簡單的方法，「如果我寫一封信讓妳想法送到敏欽王府可能嗎？」

春蘿張大了眼睛說：「可是小姐您不

識字啊！」

喔！喬曉琪是個文盲！

我問：「那妳識字嗎？」

春蘿再次愣住了，「婢子也不識字啊！敏欽王府的少爺與小姐三歲開始讀書，奴僕則是六歲以上開始認字；但喬府的奴婢沒人識字啊！小姐您怎麼問婢子這些話呢？」

我沒啥幽默感只能唬一唬春蘿：「我在深井中其實已經離魂了，當我走到奈何橋時，孟婆說我陽壽未盡，不該過橋要我回頭。結果旁邊一個白鬍子老頭說我因為太笨，所以才傻傻地走到奈何橋來，所以他大手一揮，我不但回魂了，而且好像腦子變聰明，甚麼字都難不倒我了。」

鬼神之說顯然很有效，我剛說完，春蘿立刻露出崇拜的眼神看著我說：「啊！那白鬍子老先生一定是文昌君。」

好吧！妳說是文昌君那就是文昌君吧！

翌日春蘿拿了一本三字經給我，請我教她和幾個丫鬟與小廝。而春蘿確實是個好學生，我每天教十二個字，只有她第二天可以全部默寫出來。偶而我也教一些平常會用到的，當然她們幾個丫鬟和小廝的名字，每個人自己都會寫了。我之所以願意教他們，主要是為了將來有機會回王府，我的手上有可用之兵。

來這兒十天後，喬老爺和大夫人再次來到我的翠林院。在他們身後除了一堆丫鬟小廝外，還有兩個五花大綁的黑衣人。

喬老爺說：「曉琪，夫人查到兩個涉案者，妳瞧瞧是不是殺害妳姨娘的人？」

我怎麼知道是不是呀！只好先就我知道的情況問一問吧！

我問黑衣人：「你們為甚麼要殺我姨娘？她把身上所有的銀子都給了你們，你們為什麼還不滿足？本來我姨娘可以自救的，你們為甚麼要反綁她的雙手？」

較高的黑衣男子說：「那個女人明明還有銀子，可是就是不拿出來，老大不高興；還有，她一直亂動，所以把她的手反綁在身後。」

這黑衣人剛說完，大夫人就「啊！」了一聲，因為她想起柳姨娘被撈起來時，她的雙手根本沒綁在身後。

我再問：「為甚麼不殺我？如果我往生了，至少現在沒人能指認你了。」

兩個黑衣人互看了一眼，仍是那個較高的黑衣人回答：「妳、妳只是個孩子嘛！我們想妳大概記不起來當晚發生的事。」

我對喬老爺說：「這兩個人不是當晚的黑衣人。」

喬老爺看著大夫人沒說話，大夫人臉色蒼白地說：「我花銀子請阮姨娘幫我找人的，看來她找錯人了。」

多驚腳的托詞啊！也許這次謀害事件就是大夫人和阮姨娘共同籌劃的。

大夫人灰溜溜地跟著喬老爺走了，我們將院門關好後，我問春蘿：「我們翠林院誰比較可靠？我們應該先去打聽目前敏欽王府的情形。例如敏欽王妃還是原來的嗎？如果原來的王妃已經往生了，我看我們就死了這條心吧！從此就乖乖地在喬府過日子吧！」

大概我的口氣很好笑吧？春蘿笑著說：「小姐您和從前不一樣了。」

這還用得著說嗎？我是錫竹不是喬曉琪啊！

春蘿雖只是個丫鬟，但因離開敏欽王府時，王妃給了她一堆銀票，她利用這些在喬府建立了自己的人脈網路，聽說我院子裡的管事、丫鬟和小廝都對春蘿非常忠心。喬府管事請人牙子帶奴僕來讓柳姨娘挑選時，她一向懶得管，春蘿則趁機確認他們的人品後選出。

翌日，春山就開始找人打聽目前敏欽王府的人事變動，還好，敏欽王妃還是那個拜託春蘿救我的人。

大夫人一直無法找到謀害柳姨娘的黑衣人；我想喬老爺應該也知道後院宅鬥的兇猛，沒去找廖知縣，柳姨娘算白死了。喬老爺自從柳姨娘往生後，來翠林院的日子多了，也許是對我這個假女兒親情氾濫吧？

柳姨娘是個妾，府中根本不擺靈堂，只在第三天上午，我和幾個她的好朋友到極樂堂去看她燒成灰，最後府丁將骨灰罐帶到某個墓地埋了，聽說有的妾只是往亂葬崗一扔。喬老爺大概是看在喬曉琪這唯一的女兒分上，給了一塊她安身的淨土。

「父親，明天是我姨娘過世一個月，我想去齋濟廟為我娘捻香。」

即使喬老爺對柳姨娘無啥情分，如今我要去為柳姨娘捻香，他倒不介意。他立刻點了頭說：「好！從公中拿三十兩銀子去，其中二十兩捐到公德箱裡，另十兩妳留著買紙錢吧！」

喬老爺離開後，春蘿激動地抓著我雙臂說：「小姐，您好聰明，這樣明天我們就可以大大方方地出府去了。」

當天晚上，我拿起毛筆，以春蘿的語氣寫了一封信給敏欽王妃，我不擔心王妃不記得春蘿，我較擔心的是這封信根本到不了她的手中。從門房、護院、外院小廝、內院小廝、內院丫鬟和婆子、夫人貼身大丫鬟，中間這許多人只要有一個人是董側妃的人，這封信不但石沉大海，也會為我們兩個帶來殺身之禍。

春山為我們安排了馬車，夏風為我和春蘿、春茉駕車，夏誦坐在車轅上，春生、春樹、夏和以及夏汜則騎馬守護在側。

春山說：「琪小姐，為了您的安全，我多派幾個人給您；另外，春蘿說您可能去東區，所以我沒讓老爺的護院跟著您，這樣您比較自由。」

春山和春發留守我的院子，嚴防丫鬟和婆子們溜進我房裡，我挺高興春蘿網羅了這麼多好手。

我們坐單軸馬車出發前往齋濟廟，今天並非甚麼節日，所以廟中遊客不多。雖

然我在前世並無信仰，但是現在佔用了喬曉琪的身體，故在大殿向各路神明磕了三個頭，謝謝祂們給我重生機會。捐助香油錢後，我們幾個在廟裡享用了素齋，廟中十一點即開始用餐，所以我們搭上馬車到東區時，也不過下午一點。

在馬車中，我拿出已封口的信交給春蘿說：「我是以妳的口吻寫給王妃的，妳讓夏風拿去給敏欽王府的門房，我不敢直接寫我們在喬府，怕這封信落入壞人之手，裡面內容雖含糊但夫人看了一定就明白。我是約王妃三天後的午時初在宴賓樓李先生訂的包廂見，我們早點到，先安排好後路。」

「誰是李先生？」春茉傻傻地問。

「當然是我們啊！誰會用真名去訂？待會兒請夏風去訂。我們是想回敏欽王府，萬一有人不想我們回去，派人來殺我們怎麼辦？」

春蘿緊張地抓著我的手說：「小姐，我看算了，我怕到時王妃沒到殺手反而來了。」

我拍拍她的手說：「不試試看怎麼知道會不會成功？我不想妳冒了千辛萬苦救了我之後，一輩子活在懊惱中。放心！我們早點安排好，別讓壞人有機會傷害我們。」



七、危機四伏

「春茉，妳和春生先進二樓雅房喝茶，我和春蘿、春發、就坐在一樓大門旁的那張桌子，如果情況不對，春發會發出哨音警示，到時你們就先鎖上房門而後從雅房的窗戶跳下來，千萬別猶豫。」

春茉看了春生一眼後勇敢地說：「小姐，您放心，我們會特別警覺的；如有異樣，我們一定保命逃出。」

信上約的是午時初，也就是中午十一點，可是為防有詐以及占用一個好位置，我們在十點半就先到酒樓了。在確定了所訂雅房的位置後，我讓春發在窗下鋪厚墊褥，這樣春茉他們跳下來時不致受傷，夏和帶了幾個人守在那裡，夏風坐在車轅上，載到人後即刻駕車離開。

時間一分一秒地過去，快到十一點時，店門口來了一輛單軸兩輪的馬車。有個丫鬟下車放了腳凳，接著扶出一位頭上插滿珠釵金步搖的貴婦，我正想著這是不是王妃時，瞥見春蘿蒼白了一張臉。

春蘿抖著說：「這女人燒成灰我也認得，她是董側妃。小姐，我們寫的信可能被她截到了，快通知春茉她們離開。」

春發剛發出哨音，就看到二樓雅房的門被快速關上。這時店門外另來了一輛馬車，下來了約五、六個配劍侍衛，他們向董側妃行過禮後，快速跑進店裡。他們問出李先生訂的雅房位置後紛紛登上二樓，並圍在春茉他們的雅房外。等董側妃上了二樓站在雅房門口，侍衛硬闖進房內後，董側妃和丫鬟們走了進去。

春發神色從容地說：「夏風他們接到春茉和春生，已經先駕馬車回府了。小姐，您看我們何時離開？」

我說：「春發，我和春蘿先去拿訂好的午膳，讓夏誦駕車載我們回府。我們留一匹馬給你，麻煩你多待一會兒，看等會兒情形如何發展，你回府後再告訴我。」

我們正要站起來，這時候店門外再來了一輛雙軸四輪馬車，外觀豪華至極，後面還有數十個騎馬侍衛。這次扶著丫鬟的手走下來的貴婦，穿著較素雅，頭上幾個又圓又大的東珠差點亮瞎我的眼。

突然春蘿輕呼了一聲：「這個貴婦長得好像王妃，頭飾也是東珠；可是她比夫人老多了。」

新來的貴婦也問明了李先生的雅房後上樓，看到雅房內外都有人，臉色不豫，讓旁邊的侍女先進屋。

侍女走出房門後說：「王妃，是董側妃和她的侍衛。」

春蘿聽到後淚流滿面，難道那位就是王妃也就是喬曉琪的親生母親？

我對春蘿說：「今天這個場面超出我們預期，先別出現認親，以防有詐。妳去向店小二借筆墨，我再寫一封信，請春發偷偷塞給王妃的侍女，我們重約時間和地方。」

我們走出店門剛好聽到夫人的話：「董側妃，妳偷看我的信？」

回府前我們先去逸饌齋點了燒雞、滷鴨翅等滷味，又去珍味坊買了數盒櫻桃畢羅，這款從西域傳來的美食，是喬老爺的最愛。最後則是去味美酒樓拿了我預定的龍井蝦仁、魚香豆腐、清蒸時魚和一隻烤鴨。這些倒不是我有先見之明，以為今天必無所獲所以先預定，而是我向喬老爺要求出府的理由，說我會為大家準備午餐，這樣才能堂而皇之帶著所有奴僕出門。

全府吃完午餐，在將殘菜分給奴僕前，我讓春蘿幫春發準備了一個食盒。等我們回到翠林院，春發也回來了，候他吃完午餐，我們全部聚到我院子的側廳，想知道最後結果。春蘿是個細心的人，她將幾個大夫人送的丫鬟都留在花園裡整理，並讓夏珂站在側廳門口，防止有人靠近偷聽。

春發等我坐好後開始回報：

王妃質疑董側妃的來意，董側妃急答：「沒有、沒有，婢妾是來宴賓樓找人的。」

接著是兩聲冷笑，「李先生約我在此，妳也來找李先生，還說沒有偷看我的信？來人，將董側妃綁了帶回府。」

「王妃，我是敏欽王府的側妃，您不能這樣對我。」

一陣爽朗的笑聲傳來，「即使妳是側妃，最多也只是個高級良妾罷了。當年妳想殺我女兒，如今有了一點兒訊息，妳趕忙過來殺人滅口，妳以為敏欽王不知道嗎？」

春發說：「接著樓上傳來一陣動亂聲，沒多久就看到兩個粗壯的嬖嬖，拖著口裡塞了抹布的董側妃下樓來。我鎮定地喝了一口茶，先喚來店小二為我結帳，接著在王妃侍女經過我桌旁時，伸腳絆倒了其中一位。在扶起那位侍女時，我儘快將小姐的信塞入她的手中後離開了宴賓樓。」

春發說完，大家都露出興奮及鬆了一口氣的神情，顯然王妃很想找到春蘿以及當年那個被帶走的嬰兒。

春生說：「我們不能僅憑這幾句話就斷定王妃想要小姐回王府。」

大家不解地看著他。

春發說：「有些王府內鬥爭不斷，萬一王妃當年虛報所生為嫡長子，那麼小姐的出現証實了她說謊，會不會害到她？若該嫡長子怕小姐回去讓他無法繼承為世子，他會不會殺害小姐？」

春蘿急急地說：「王妃不是那種人，她不可能虛報所生為嫡長子。」

在前世，我不是讀書就是攀岩，聰明也許有，但常識不足。今日在宴賓樓的布置已經是最了不起的策畫了，我的這些奴僕們，每天封閉在喬府，大概也是單純的很。討論了許久，最後的決定竟然是下次見面一切照今天的安排行事。

八、喬府相認

過了幾天，我們又安排了和敏欽王妃見面，這次非常順利，王妃和春蘿哭得昏天黑地，我也想辦法擠出了幾滴眼淚。好難呀！我又不是原來的喬曉琪。也還好我沒有被這麼感人的場面嚇到，反而很鎮定地和敏欽王妃，呃，也就是這一世名義上的娘，商量如何相認。

「十年前，敏欽王回府後我就將事情說明白了，我們對董側妃一直不動聲色，就是在等待妳們的聯絡。十年來我無時無刻不在想妳，曉琪。幸好上次妳送來的信，雖然被董側妃從門房手上搶到，但被我的大丫鬟青霞發現，不然我們不知猴年馬月才能見面。」

猴年馬月？王妃的口語很奇特，而且這個時代的丫鬟通常都是以春夏秋冬或梅蘭竹菊等取名，可是青霞？

「曉琪，明天十一月一日沐休，不必上朝，王爺和喬大人都在府，我們明天就帶妳回府。」

「我和王爺大概已時正到喬府，妳準備一下。我看也沒甚麼好帶的，所有穿的、用的，王府會準備好。春蘿，妳明天幫小姐打扮好，等我們和喬老爺說明後，就帶妳們回府。」

「我看妳也有侍衛，這次表現得很好，明天全部帶回府吧？」

王妃口若懸河、滔滔不絕，我好像找不到可以插嘴的地方。這也難怪，我前世出生在那樣的一個重男輕女的家庭中，除父親外，母親只聽大哥的話，我在家一點兒地位也沒有。

翌日早晨，春茉急急來報告：「小姐，敏欽王及王妃都到了。老爺和大夫人驚慌地不知如何是好，他們還不知道王爺及王妃來此的目的。」

春蘿邊幫我梳妝邊說：「小姐，我們院子所有春字輩與夏字輩的奴僕都願隨您去王府。」

我感激地對春蘿說：「如果不是妳待他們如自己人，他們怎麼會願意跟著我？春蘿，我應該謝謝妳這十年來的照顧，如果沒有妳也就沒有今天的我，當然，我也等不到敏欽王府來接我了。」

春蘿哭著說：「小姐，您不要這麼說，這是婢子應該做的。」

如果我能回敏欽王府，她的壓力將減輕許多。可憐的女孩，真難以想像這十年來她受了多大的折磨。想到這裡，不由得對那個拘禁我的養母柳姨娘深感憤恨；雖然她應該也算是我的救命恩人，可是也因為她的自私，害春蘿多受了那麼多年的罪。

我想到前世的自己，方形的臉配上方形的唇，整個人看起來就是很固執。我的個性也確實是寧直不彎，在學校人緣並不好。今天從梳妝台的銅鏡裡看自己，這一世倒是有個鵝蛋臉，柳葉般的眉型配上

豐潤飽滿的嘴唇，如能去除喬曉琪優柔寡斷、膽小怕事的性格，加上我前世的知識及常識，改掉我不甩人的個性，我想連我都會愛上自己。

春蘿幫我梳了一個據說是未婚少女的雙丫髻，穿著淺紫高腰襦裙，配上紫紅披帛，腳上則是穿著紫色雲頭鞋，另外，雙髻上插了幾個大東珠，金耳環上也鑲了東珠，雙手則是金銀鑲東珠雙扣手鐲。活了兩個時代，從未打扮如此奢華。

軟轎將我抬到前廳後門十公尺前放了下來，我先經過碧紗櫺，聽到裡面的聲音。

喬老爺說：「可是，王爺，曉琪確實是下官的女兒呀！」

一個陌生爽朗的聲音笑著說：「不！喬大人。據我所知，曉琪是柳姨娘抱來自稱是你的女兒。」

喬老爺的聲音有絲迷惑：「難道不是嗎？」

喬老爺的姨娘們都無所出，僅有大夫人育有三個兒子，雖然他很高興有這麼一個女兒；可是他沒讓喬曉琪讀書，喬老爺只是擁有一個女兒的驕傲而已。

王妃說：「喬大人，你的女兒可有任何胎記？」

我從碧紗櫺的縫隙看到目瞪口呆的喬老爺，以及和他一樣呆若木雞的大夫人。

喬老爺結巴地說：「下官不曾注意這些，恐怕只有柳姨娘知道。」

大夫人面露心機地說：「王妃，民婦已準備替曉琪訂親，是我娘家的姪子，年齡與曉琪相當，堪稱是郎才女貌。如果曉琪真是王府嫡女，不知這樁婚事是否照常進行？」

王爺不高興地說：「郡主的婚事向來是皇家負責。」

大夫人不敢再說甚麼，只好尷尬地說：「不知王府如何認定曉琪是郡主？」

王妃笑著說：「我的女兒右肩上有朵花的胎記，當時我的侍女春蘿帶著女兒逃出王府時，還帶了證明她身分的玉珮。我想喬大人請貴府小姐出來一看即知。」

我和春蘿走了出去，對敏欽王爺及王妃跪下行大禮，春蘿則是哽咽地跪著說：「侍女春蘿叩見王爺、王妃。」

王爺看著我倆，臉上尚看不出喜悲；倒是王妃含淚扶起我們兩個說：「我可憐的女兒快起來，春蘿，感謝妳當年救了郡主。」

接著我和春蘿再對喬老爺及夫人跪拜：「謝謝老爺及夫人的養育及照顧。」

夫人趕忙扶起了我說：「曉琪，我可愛的女兒快起來。」

上個月還恐嚇我不要亂說話，現在我是她可愛的女兒了。

我先拿出包袱內的玉珮讓大家看，接著，王妃、大夫人及春蘿，陪著我到碧紗櫥驗看我的胎記。穿好衣服走出來後，喬老爺和夫人連忙對我行大禮：「下官不知您為郡主，以往多有不敬，請郡主不記小人過。」

我扶起他們二人再次說：「多謝老爺和夫人對曉琪十年來的照顧。」

既然已經相認，王爺似乎不想再多待喬府，即刻讓儀仗隊開路，我們三人連同春蘿乘轎離開。翠林院其他願意和我們一同離開的奴僕，也帶著自己的隨身行李搭上王府的馬車一起走了。

九、欺人太甚

喬府裡的人事已經讓我昏頭轉向了，即使來了王府半個月，我還是分不清這裡的人事和環境。還好，王爺除了王妃外，只有兩個御賜的側妃。董側妃因意圖殺害

王府嫡女關入大牢，即使沒有執行死刑，這一生恐怕也出不來了。另一個側妃是符側妃，其父是護國大將軍符建，因打敗異族護國有功，皇上賜婚敏欽王。

「母妃，為甚麼喬老爺有五個妾，還有好幾個通房；可是父王只有符側妃呢？」在這個時代男人擁有三妻四妾似乎是天經地義的事。

母妃笑著說：「真正的夫妻是一生一世一雙人，那些有著一大堆妾侍和通房的男人只是將女人當洩慾工具，都是大男人主義作祟。真正心意相通的男女彼此交心後，對任何人都不再看上眼了。」

母妃又說：「我從不餵側妃喝避子湯，即使她們懷孕了，我也不強餵紅花。我知道王爺心裡苦，他不想去其他女人的房間，可是不這麼做，皇上就認為我是善妒，為了不讓我受傷害，他一個月總得去個一、二次吧？這個時代的皇帝幾乎沒有一個好東西，都是沙豬。」

王妃再說甚麼我已聽不進去了，沒錯！她絕對是和我都是來自現代；雖然她無力改善甚麼，可是至少王爺已經和現代的好男人差不多了。

王妃提醒我：「董側妃雖然已經關入大牢，可是她有個女兒趙曉琛，是我王府的庶長女。王府人丁不旺，僅有她一名女娃，所以她在王府一向作威作福。如今妳是郡主嫡長女，鋒頭被搶走了，小心她使壞心眼，有問題，妳可以問侍女楚紅。妳有個同父同母的大弟弟，王爺已請皇上冊封他為世子，另外還有幾個較小的嫡、庶弟弟，也可和他們幾人常親近。」

回到王府，我恢復本姓及名趙曉琪，世子是同母大弟趙鈞，另有二弟趙錦、三弟趙鈺，另有異母四弟趙鈺。我懷疑王妃的前世從事理化工作，因為王府男生的名字都是化學元素。

「母妃，您怎麼不為我取名趙銚、趙銘甚麼的，不是挺有趣的？」

王妃回答：「男生要像金屬一樣，千錘百鍊；女生要嬌養，越秀氣越好。唉！這個時代對女子不公平，只能在成親前寵著唄！」

有著同樣穿越身分的娘真不錯！就算是我不小心說了大逆不道的話，她也能體諒。

「郡主，二小姐求見。」

春蘿瞭解我，立刻輕聲在我耳邊說：「就是董側妃的女兒趙曉琛。」

趙曉琛對我很恭敬，不知有多少真心在裡面。聽說皇上已為敏欽王府訂了一個娃娃親，對方是定國公府的世子。如果我沒有回王府，趙曉琛將來就是定國公府的世子妃；可是我回來了，世子妃變成我了，聽說定國公府的世子是公認的玉樹臨風。



「姊姊，雖然您被壞人陷害，但小妹真的很高興您的回來，到底我們是一家人，流落在外總是讓人心痛。」趙曉琛柔柔地說。

我心裡想笑，不是她母親居心不良，我會流落在外嗎？就算她母親不是好人，她身為女兒，也不宜稱其母為壞人吧？

我依照母妃及春蘿教我的應對方法說：「謝謝王妹的關心，我也很高興能回王府。」

趙曉琛說：「待會兒成哥哥要來，王姊願意見一見嗎？」

我問：「誰是成哥哥？」

趙曉琛臉上湧起可疑的紅雲，她支吾地說：「他是定國公府世子。」

我故意說：「喔，是妳未來夫婿。」

趙曉琛連忙跪下說：「姊姊千萬別這樣說，您回府後，皇上的指婚對象就是姊姊了。」

我笑著問：「成哥哥娶了我，妳捨得嗎？」

指婚五年來，趙曉琛一直以未來定國公府世子妃自居，如今被我搶了，她怎麼可能痛快？

果然，趙曉琛張著一雙淚汪汪的大眼睛看著我，悽苦的表情我見猶憐，她的成哥哥怎麼受得了？

「成世子，您不能闖進去，等奴婢通報郡主後您再進來。」春茉的聲音又急又氣。

眨眼之間，我的閨房闖進一個高挑的陌生男子。

「大膽！來者何人？竟敢闖入郡主香閨。」春蘿站在我身前擋住了我。

該男子十七、八歲，身穿錦衣腳著雲頭錦履，一副目中無人的樣子，我很不喜歡。

「成哥哥！」跪在地上的趙曉琛含淚喊道。

該男子扶起趙曉琛說：「她竟然讓妳跪她？從外面回來的野種，也不知是不是真的郡主！」

春蘿對著春榮叫來的王府侍衛說：「這個登徒子擅闖郡主閨房，將他綁了送到前院，請王爺發落！」

侍衛之一結巴地說：「他是定國公府的成世子，應該是來找二小姐的。」

眾人正在七嘴八舌時，母妃來了。

成世子連忙行禮說：「參見王妃。」

母妃不豫地說：「你身為國公府世子，應知禮儀，如何逕闖郡主香閨？」

成世子回答道：「王妃，小子特來尋二小姐，不意竟有一女子讓她跪在此，心急之下口出惡言，還望恕罪。」

王妃問二妹：「妳平常就是讓成世子隨意進出妳的閨房嗎？」

趙曉琛急著回答：「回母親，成哥哥是看到曉琛跪著，故忘記禮儀匆匆而來。」

王妃再問：「是郡主讓妳跪的嗎？」

趙曉琛漲紅了臉說：「不，是女兒說錯話自己跪下的。」

王妃看著成世子說：「成世子可滿意曉琛的回答？而且我剛才好像聽到成世子說誰是野種，這是怎麼回事？」

成世子一臉尷尬地說：「王妃，是小子在此胡言亂語，請見諒！」

王妃好似很累地說：「下次沒有王府宣召，不要再來了；今天你擅闖郡主香閨我就不追究了。你走吧！」

「王妃，您聽我解釋。」

王妃甩甩手，侍衛將成世子請走了。

王妃對趙曉琛說：「也怪我治家不嚴，由於王府和定國公府兩家交好，讓你們這一輩的自由來往，才會造成今天這個局面。既然妳大姊回府了，成世子將來是妳的姊夫，以後妳不應再和成世子私下見面。」

趙曉琛又掉眼淚了，「可是，母妃，成世子與女兒已經……。」

王妃氣得說：「住口，妳想違抗聖旨嗎？」

趙曉琛淚漣漣地行過禮後離開了，王妃嘆了一口氣說：「我不喜歡這個男孩子，但是恐怕他們兩個早已先上車後補票了。女兒，妳放心，如果妳不想嫁，我會想辦法的。」

來到這個時代後，宅鬥占據了我大部分的時間，這是生存問題，不得不重視。而後為了身世，每天總忙著和春字輩和夏字輩的奴僕們沙盤推演，深怕還沒進王府就帶領著一堆人蒙主恩召了。如今回到王府，王爺老爸、王妃媽咪的愛護讓我退卻了來到這個時代的不適。尤其當我知道王妃也是穿越而來時，心中更是想與她多多親近。

～待續～

